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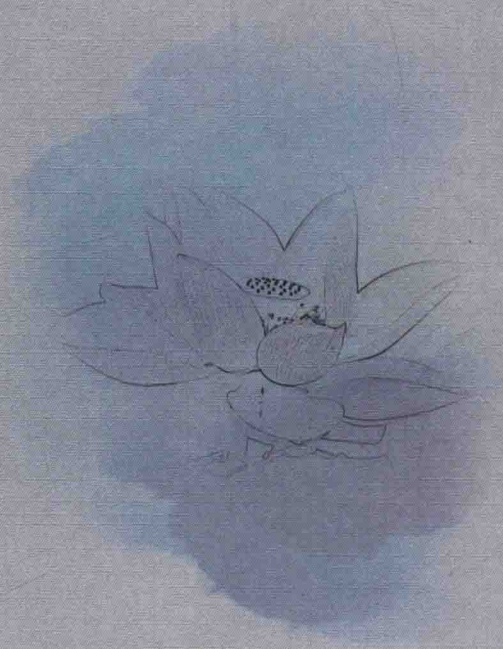
文学丛书
(第一辑)

唐明

著

XINWUZANIAN

心无杂念



青海人民出版社



文学丛书

(第一辑)

唐明
著

心无杂念



青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唐 明，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协会员、格尔木市作协主席，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30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儿童文学班）。出版诗集《随风》、散文集《把家安在格尔木》、长篇儿童小说《小妖一米》。有长篇小说《我的爸爸在云端哨卡》，系列童话故事《望鹤庄园的故事》《小女生西西》等，短篇有《尼玛文森的画》《最美丽的声音》《扶桑树下》《蔷薇园》等。现供职于格尔木市文联，任《格尔木》文学杂志执行主编一职。



文学丛书

(第一辑)

心无杂念

我住长江头

周话

纸上涟漪

丑石集

流云划过高原

碎月

燕尔林

责任编辑：张 莞

封面设计：周 涛

《昆仑圣殿文学丛书》(第一辑)编委会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主 编 王 韬

特约编辑 曾春桃 唐 萍



总序

文学,自古以来就在社会生活、人类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几千年的辉煌历史更加如是。纵观中国历史画卷,皆是浩如烟海、灿如珍珠的文学艺术佳作。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激荡着人们的精神,警醒着人们的灵魂。

格尔木,建政时间虽不长,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昆仑文化影响,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生共长,各种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尤其是近年来,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东风,格尔木的文化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格尔木市文联也紧紧围绕省州市委的工作大局,紧扣时代脉搏,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在育人才、出精品、铸品牌上下功夫,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营造了浓厚的文艺创作氛围。

为讴歌时代精神,进一步培养壮大文学创作队伍,市文联于近期出版“昆仑圣殿”文学丛书(第一辑)。据悉,此套丛书共8本,体裁涵盖了小说、诗歌、散文、随笔等文体,是市文联1982年成立以来主编出版的第一套文学丛书。作者来自我市的各行各业,既有机关公务员、也有曾经的医务工作者;既有文化工作者,也有一身的“橄榄绿”……他们虽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但都深沉地爱着这片土地和文学,都在用各自不同的视角和文笔表达着、抒发着、拓展着自己对人生、对生活、对这片雄浑之地的爱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纵观这部文学丛书,有的作品粗犷豪放,有的作品娴静细腻;有的作品潇洒自如;有的作品含蓄隽永……

当代文学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又经过商品经济大潮和多元文化的洗礼,如今已变得较为平静与从容。这证明文学体现得更多的是恒久的力量和这种力量在作品中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份平静与从容,是文字经过心灵过滤后才有的平静,是审美自觉与文学修炼后的从容。静而思远,当平静不仅作为文学活动的心态而成

为某种品格,文学才会变得坚实。

庆幸的是,如今拥有此种品格的作者越来越多。这是国家之幸,也是民族之幸!

如今我们都在提“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是一种理性认知,主要体现在对本地区、本民族历史发展的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文化自信是一种精神指引,主要体现在对本地区、本民族文明进步的坚定信念和主动担当。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作者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

以昆仑山为外延,以柴达木为内涵的海西地区,远古以来就有人类居住活动。这里蕴含着许多鲜为人知、独一无二而又十分宝贵的历史和文化资源。这里不仅是矿产资源的“聚宝盆”,同时也是历史文化的“聚宝盆”,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历史文化资源异常丰富。这里的昆仑神话、西王母神话、吐谷浑王国以及柴达木开发历史、民族宗教、民风民俗等吸引着许多学者探寻的目光。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从这片神秘的土地走向全国。

海西是片充满希望,充满梦幻的热土。这片热土远古与现代并存,神话与诗和远方同在。大有可为。希望有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扎根这片热土,让火热的生活通过作者笔端诗的浪漫、散文的梦幻、小说的多元使更多的人认识格尔木、走进格尔木、触摸格尔木,使昆仑山、西王母瑶池、胡杨秋色、玉虚峰等景观为更多的人所熟知;让昆仑文化、柴达木精神、“两路精神”激励更多的人……

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本部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特向各位领导和有关部门以及为此丛书奋力笔耕的文学爱好者一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此举为我市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开创了新的前景!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衷心希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辽阔美丽的格尔木有更多更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诞生!

格尔木市文联主席王韬诚邀我为本丛书作序,信马由缰,代序。

格尔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邹 晨

自序

003

某个瞬间想到“心无杂念”这四个字，心有所动，便确定用它作为书名。

静坐于莲花之上的佛陀，自在安定，起念只是觉察，心无杂念。但于我们凡尘中的普通人来说，无论如何做不到心如止水。当外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不能泰然以待，必随境而动，执着于意念和妄想，心中杂念如野草遇雨，恣意丛生。故而，才有那么多不一样的人生和故事。所以，虽然心无杂念是我们凡人的追求，但我似乎还是更喜欢也最感恩这“杂念”，因为有它才有这世间的精彩。

书里一共 17 个故事，我想通过《小喇嘛尼玛文森的画》表达人的自我感知和成长、纯真和善意；想通过《盗窃人生》《水塔世界》表达生命的孤独；想通过《如果事与愿违》表达爱情的真谛；想通过短篇《谁的手机》《珠宝》《忧伤的朱砂》表达生活的无常……每一个故事，都是我对人生的思索和探究。只不过，唉，对自己的失望还是难以掩饰的，很多时候都觉得词不达意，这是本人文学修养的不足，也是驾驭小说这种体裁的生疏。懊恼自己学问不够、技艺不精，悔恨把很多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了许多闲杂事务上面。然而，已然这样，只好这样。

文字粗陋浅薄，不敢请人美言，自作序，图心安。

最后，真诚地感谢文联主席王韬先生督促，感谢本书责编桃姐姐包容，也感谢让本辑丛书顺利面世的所有人！

唐 明

2017 年 5 月 31 日

小喇嘛尼玛文森的画 目 录

小喇嘛尼玛文森的画 // 001

水塔世界 // 020

谁的手机 // 044

珠宝 // 048

预审 // 053

盗窃人生 // 097

长角的女孩儿 // 137

如果事与愿违 // 157

疤痕 // 172

恶棍 // 184

刮擦 // 187

背叛 // 192

拆迁 // 203

迟来遇见 // 222

童年 // 239

忧伤的朱砂 // 257

忘年 // 262



小喇嘛尼玛文森的画

1

仁登师傅交待，让大家吃完早饭先把小教室打扫一下，再去把手和脸洗干净。上周到寺院里来写生的画家韦大物先生，他今天来教小喇嘛们画画。

除了才仁图登，大家都没抓过画笔。但他们格外喜欢有人来寺院，就像平静的湖面总是盼望水鸟或者落叶来荡起一圈圈好看的涟漪。

所以，吃了早饭，六个小喇嘛就很自觉地到洗漱间排队洗手洗脸，9岁的才仁图登和他最好的朋友平措连头也洗了，显得比其他人更清爽些。

只有尼玛文森依然慢得像只打盹的蜗牛，看到大家都挤在洗漱间，他就干脆在门外坐下来，等大家洗完了，他才起身进去，在水管底下搓了搓手心。

尼玛文森从来没有画过画。仁登师傅教他们写字的时候，他往往是呆坐一整节课，连一个藏文或者数字也写不出来。仁登师傅常常既无奈又慈爱地叹气，“唉，这小可怜，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才仁图登就会把师傅的话再学一遍：“唉，这小可怜，该怎么办呢？”然后捏一把尼玛文森的大耳朵，很得意地加上一句：“大耳朵，没有用！”

尼玛文森长有一对醒目的大耳朵，大概是常被才仁图登捏来捏去的缘故，仿佛越来越大了，像两只小手掌竖在脸蛋两侧，乍看去，有点滑稽。

小喇嘛们教室里的课桌椅是一个藏式的长条连体矮桌，地上铺着藏毯，他们平时上课都是围桌盘腿坐在毯子上。今天在矮桌那边放了一条长长的矮凳，那是给画家的座位，六个小家伙则挤在靠门的这一溜墙边。

画家来了，一个又高又壮的大胡子。

跟着韦大物先生进来的还有噶陀活佛和仁登师傅，噶陀活佛微笑着坐在了为画家准备的矮凳的正中间。仁登师傅说：“老师会给每个人发一个画板、纸和铅笔，画家要画活佛的像，你们要认真跟着学。”

画家给他们打招呼，发画具。

“阿图，他比你阿爸还要高呀。”平措碰碰身边的才仁图登，小声地说。

“我阿爸比他瘦，好看多了！”阿图笑嘻嘻地用手比划着，好像他比划中的才是好看的。

“这么高这么胖，是个牦牛画家。”挤在最里面的平时话最多的索南坏坏地说，说完还咯咯笑起来，大家便就跟着笑起来。

尼玛文森也轻轻笑了一下，不说话。

韦大物听不懂藏语，仍在挨个地发纸笔和画板。小家伙们见自己的话并没有冒犯客人，似乎更放肆了些，他们一边嘲笑画家的模样，一边表达着对手里画具的喜欢，比来比去，抢来抢去，乱哄哄的一片。

活佛轻轻笑着摇头，仁登师傅便对大家说：“安静点，安静点，要不然菩萨都要被你们惹生气了。”

大家互相做着鬼脸安静下来。

2

画家挤到小家伙们中间，正对着噶陀活佛。他拿着一只铅笔，仔细端详着活佛，而后在白纸上“哗哗哗”刷了一小会儿，慈眉善目又不失威严的活佛就被搬到了那纸上面。

画家把刚画好的活佛肖像贴到墙上，然后在另一张纸上教小僧人们画画。虽然一点也不简单，但大家学得很认真，而且像才仁图登这样聪明的孩子，很快就模有样了。



“阿图，你画得真好！”平措画了擦，擦了画，折腾半天，除了收获一张被他搞得皱巴巴的纸以外，就是满头的细汗。看到才仁图登的画儿，他羡慕地说。

“我以前跟阿爸的朋友学过一点点，可是画不好。”才仁图登话虽谦虚，其实心里万分得意。

“你阿爸真了不起，还有会画画儿的朋友。”话唠索南也凑上来，羡慕得直瞪眼睛。

才仁图登撇撇嘴，他可不赞同索南的话，对于阿爸，他从来没有觉得了不起，除了被人说过长得俊美，几乎别无长处。

“你怎么不画呢？”画家瞧一眼那张空空的白纸，看着呆坐的尼玛文森。

尼玛文森也看着画家，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仿佛空无一物，他不说话，就像平常一样。

画家摸摸他的头，转脸去看仁登师傅。

“他就是这样，随他去吧。”仁登师傅看了看尼玛文森，无奈地对画家笑笑。

画家挨着尼玛文森坐在织了格桑花朵和祥云的藏毯上。拿过尼玛文森的画板，很慢很慢地画起来。他画了一个小喇嘛。光光的头，黑白分明的眼睛，袈裟和光溜溜的脚丫子，还有一对大大的耳朵。

尼玛文森看着画家用那些线条和黑白色块，一点一点画出了自己。他咧开嘴轻轻地笑一下，指着画像说：“我！”

“是你！”画家摸着尼玛文森的小脑袋也笑了，“你叫什么名字？”

“尼玛文森。”

“尼玛文森，嗯，是什么意思呢？”

尼玛文森看着仁登师傅。

“尼玛就是太阳，文森就是光芒。”仁登师傅说。

画家看着这孩子，努力把他和“太阳的光芒”联系在一起。多好的隐喻啊，他再次摸着尼玛文森的头感叹，“啊，阳光！”

噶陀活佛起身离开了小教室。大家看到画家专门给尼玛文森画的像，都争着也要一张。

画家一边答应着一边对尼玛文森说：“加油，你也可以画出来。”

“呵，尼玛要是能画出画儿来，我就用10块钱买下它，像唐卡一样贴到墙上

去。”索南听到画家的话，头也没抬，一边用铅笔在纸上刷着线，一边轻声地说。

“哈哈！”索南说得漫不经心，但旁边的小伙伴们却像是听到一个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都哈哈地笑起来。

尼玛文森无动于衷，也没有被其他小伙伴的笑声感染，他仍那样专心地欣赏着自己的肖像画儿。

“那我就出 30 块！”小胖墩嘎马巴桑调皮地喊道。

“我出 50。”平措也来凑热闹，就好像真的在竞买世界名画。

“伟大的尼玛文森，还是卖给我吧，我出 100 块买你的画！”才仁图登故意说得很夸张。

尼玛文森只是看着画像，抿着嘴浅笑，不理睬小伙伴们的嘲笑。跟他最亲厚的多吉也凑上来看尼玛文森的画像。说：“啊，尼玛，真的是很像你啊！”

画家在寺院里呆了一整天，天擦黑了才走。

仁登师傅带着大家念了晚经。

小家伙们都上了床，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僧房，照在尼玛文森的脸上，他还在执着地端详着那张白纸上的自己。

美丽的月光，也照着同屋的多吉。此时，多吉从自己的小神龛上取下七只精致的小铜碗，用一块干净而柔软的棉布拭擦着，这是他每晚睡前都要做的事。

那年，姨妈央吉玛到寺院里找到他的时候，多吉已经五岁了。央吉玛抱着多吉哭了很久，最后把一幅绿度母的唐卡和七只铜碗交给他，说，这是你阿爸阿妈留给你的东西。之后姨妈央吉玛便常来看他，带一些奶酪、酥油、羊肉，每次还会背来一木桶山里的清水。多吉每天早晨太阳出来之前都会给绿度母供上净水，太阳落山之前倒空，而夜幕深沉的时候，要仔细地拭擦铜碗。

3

东方的天空露出一丝隐约的亮光，噶陀寺在晨光之中显得格外肃穆安详。还有 20 分钟，仁登师傅就会敲响唤醒大家的钟声。

多吉却已经穿衣起床了。

每天早晨，绿肤的度母头戴五佛宝冠，身佩彩色珠宝，着七色天衣和重裙，坐



于莲花月轮之上，慈爱地看着多吉。这个在灾难中幸存的孩子，把一颗明亮而善意的心灵盛放在清水里。慈悲的度母左足屈坐，右足踏在莲花之上，仿佛随时都会起身拥抱、救度这谦卑而虔诚的孩子。

多吉跪在唐卡下的方毯上，恭恭敬敬地给绿度母磕了三个头。然后拿起旁边的铜水壶，给七只小碗里倒上姨妈央吉玛从山里背来的净水，嘴里念诵着经文，默默祷祝，他把这世间最纯洁最虔诚的爱供奉给美丽而慈悲的度母。

多吉做这一切的时候，尼玛文森一直在看。每天他都会和多吉一起醒来，多吉供佛，他从不打扰，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一切。

“念绿度母心咒了吗？”看到多吉供奉诵念结束，尼玛文森总是要问这一句。而多吉也总是会用同一句话来回答他：“念了——Tā re Tutt ā re Ture Sv ā h ā !”

“Tā re Tutt ā re Ture Sv ā h ā !”尼玛也跟着念诵了一遍。尼玛出神地看着那七只盛满清水的碗，突然从床上起身，将僧裙随便地往身上一套，径直来到隔壁的房间，他推开房门，看着正在穿衣的才仁图登，说：“阿图，你说话算话吗？”

才仁图登稍愣一下，“什么？”

“真的要买我的画吗？100块？”尼玛文森轻轻地说。

同屋的平措和索南都忙着穿衣起床，本来还有些睡意，但一听尼玛文森的话，一下子都清醒了，哈哈地笑起来。这个滑稽的笨家伙，一大早就送来笑果子给大家当早餐。

那个玩笑早就过去很久了，才仁图登没有想到反应迟钝的尼玛文森这个时候还会想起来。他沉默了一下，马上促狭地笑着说：“对啊，我买。你画吗？”

“我画。”尼玛文森说完就走了。倒是让才仁图登留在原地有点发愣。

尼玛文森回到屋里对同屋的多吉说：“我要画一幅画，卖给阿图。得到的钱，买你那样的七只铜碗。”

晚饭之后的两个小时，是小喇嘛们一天里面最自由的时间，他们最喜欢到寺



院后门外的经幡旁边玩耍，因为村子里的小孩也爱在这里玩。虽然大家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带着反应迟缓的尼玛文森玩，但尼玛文森在旁边看着他们游戏，也很满足。但今天，尼玛文森丢下碗筷，去找师傅要白纸，仁登师傅指指昨天没有用完的白纸，让他自己去拿。尼玛文森拿了一张，便拉着多吉回到屋里，然后安排多吉坐在床沿上，自己则拿着画板，坐到多吉的对面。

尼玛文森把要来的纸夹到画板上。但过了好半天也没有下笔画出一个点或者一条线。

“尼玛，你需要我教你用铅笔吗？”多吉问尼玛文森。

尼玛文森望着多吉，然后说：“你教我，这幅画就不是我自己画的了吧？”

“当然是你自己完成的，我只是教你怎么握笔，并没有帮你画画儿。”多吉认真地说。

“那你就教我吧。”尼玛文森把手里的铅笔递给多吉。多吉耐心地告诉他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把笔夹住，无名指和小指并拢抵住笔的下端。

铅笔是不听话的，尼玛文森费了很大的劲也没有把笔拿稳，多吉很有耐心，一遍遍地帮助他。

尼玛文森终于还是没有学会用多吉教给他的方法握笔，但他却用自己的办法握住了画笔，就像拿起一根树枝，又像握着一截赶牛的鞭子。他准备给多吉画像，他让多吉坐在他面前一动也不要动。可是多吉很不习惯当模特，在尼玛文森看着他的时候，他会害羞地动来动去，手脚不知应该放到哪里，简直像个小姑娘。多吉坐了一会儿，忍不住探过头去，看到白纸上画了一个线条曲折的扁扁的圆。

“这是你的脸。”尼玛文森指着画纸说。

“好吧，尼玛，你要加油。不过，我可以换个姿势吗？”

“可以。”

多吉又坐了半天，尼玛文森的画纸上还是只有一个扁扁的圆。

画家的笔下，脸是半个圆。可是自己的纸上却是扁扁的一个整圆，这怎么办呢？重新换一张纸吧！尼玛文森拿着这张废纸去找仁登师傅，想要换一张新纸。

仁登师傅接过那张纸，看了看那个涂改得面目全非的扁圆，轻轻地笑了，他问尼玛：“这是你画上去的？”

尼玛文森点点头，说：“我还要一张纸。”